

皑皑云间雪
卿卿心上人

云间雪

夏日紫 著

绝代风华的白岚，
是她心头的朱砂痣，是她未来相伴的白月光。
深情邪魅的玄楚，
是眼前灼热的烈焰，是她要潜伏欺骗的目标。
当朱砂泣血，月光湮没，烈焰焚身，目标暴露，
她该何去何从？

上

YUNJIAN
XUE

天下归元、寂月皎皎、墨舞碧歌联袂推荐
◇皇室最秘辛的故事，江湖最浪漫的传奇◇

山东画报出版社



夏日紫



山东画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云间雪·上 / 夏日紫著. — 济南 :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17.5

ISBN 978-7-5474-2350-9

I. ①云… II. ①夏…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083431号

YUN JIAN XUE

云间雪·上

夏日紫 著

责任编辑 李新宇

总 监 制 梁 洁

策划编辑 刘芬兰

统筹编辑 周 航

装帧设计 杨湘豫

封面绘制 阿卫卫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82098470

市场部 (0531) 82098479 82098476 (传真)

网 址 <http://www.hbcbs.com.cn>

电子信箱 hbcbs@sdpress.com.cn

印 刷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169毫米×233毫米

18印张 290千字

版 次 2017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5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CONTENTS

目录

楔子

1 问姓惊初见

2 曼衍鱼龙戏

3 春色未曾看

4 无事小神仙

5 冰霜正惨凄

6 山藏路险峻

7 一为同心友

8 系我一生心

9 山海几千重

10 天清一雁远

11 从此是路人

12 知我相思苦

13 宿鸟惊东林

14 迥路险且阻

15 浮生多变化

001

002

020

036

054

074

106

123

140

158

1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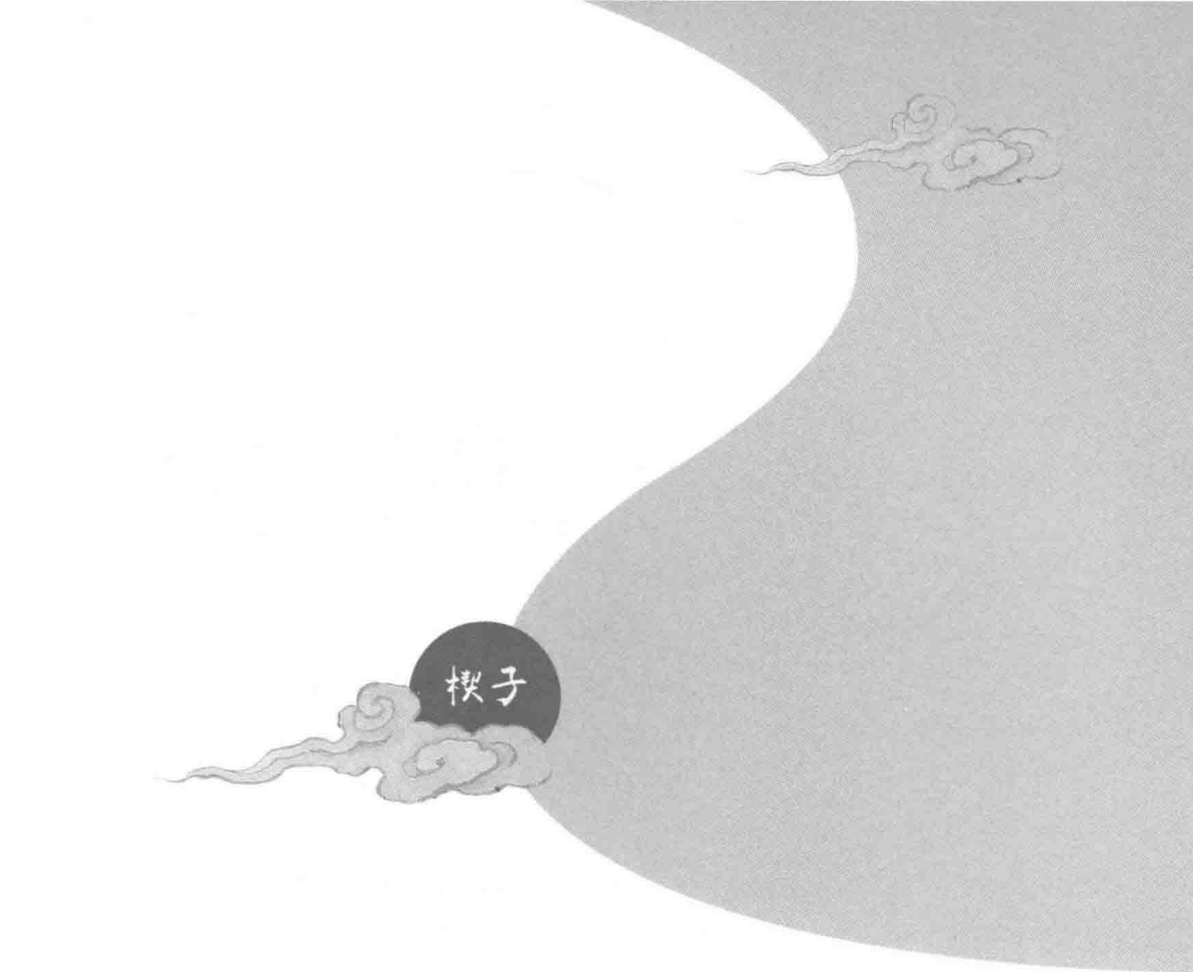
207

225

237

258

269



楔子

华夏大陆数千年间，历经战乱，分分合合，最终形成三国鼎立之势，由绵延千里的莽山和蜿蜒的玉河划界而分。

玉河以南、莽山以西的富饶肥沃之地属南礼国，莽山以东的临海之地属东齐国，而玉河以北的贫瘠苦寒之地则为北霖国。

东齐国在三国中国力较弱，但其倚靠天然的莽山作为屏障，千百年来一直国泰民安。南礼国虽物产富饶，却不敌北霖国民风彪悍，两国间偶有战事发生，始终未能一决胜负。

太邨三年五月初一，南礼国皇帝玄楚在玄宫大摆酒宴贺太后生辰，北霖和东齐均派使臣送贺礼入京。

风尘仆仆的马车队伍慢慢地驶过笔直的青石路，道路两边商铺林立，人流如织。为首的马车里，天胜雪将车帘掀开一角，热闹非凡的街景顿时映入眼帘。

在南礼，五月初一不但是太后的生辰，更是一年一度的百花节。这一天，大街小巷都摆满盛开的鲜花，各种娇艳的花争奇斗艳，万紫千红，从街口连到街尾，仿佛一片花的海洋。

故地重游，恍如隔世。

三年前，她还是南礼国碧水山庄的大小姐；三年后，却成了北霖国送来为玄皇建造寿陵的能工巧匠。

这一切还要从那个偷了她的心，又悄无声息消失的未婚夫说起。

十年前，只有六岁的天胜雪从后山将受伤昏迷的白岚救回山庄后，这个来路不明的男人就死缠烂打地赖在庄里，白吃白住不说，还用一张花言巧语的嘴骗取了庄主的信任，将独生女天胜雪许配给他。

就在胜雪一门心思要做白岚的妻子时，这个对她百般呵护的男人却一夜之间一声不响地消失了！

这样的打击，胜雪如何能接受？于是她连夜带着婢女知画离开山庄千里寻夫。

出发前，她立下毒誓，一定要抓到那只可恶的白狐狸，让他把吃了她的全都吐

出来，骗了她的全都还回来！

但当她在北霖国的黎王府见到白岚时，一切都变了。

“白阎罗！”胜雪双手叉腰，怒目圆睁地站在北霖国黎王府的院中大叫。

话说胜雪为追白岚来到了千里之外的北霖，在边境的鬼林遇见一个和白岚长得一模一样的男人。她欣喜不已，狂奔过去，靠近时才看清这个和白岚长得一模一样的男人正挥剑砍杀一群平民，他疯狂屠戮的样子令人从心底发寒，浑身是血的他让胜雪想到了来自地府的阎罗。

“为什么不救白狐狸？他是因为救你才受伤的！”胜雪无法理解。

几天前，她才知道白岚的真实身份是北霖国的大皇子，和黎王是双胞胎兄弟。当年他们的母后遭人陷害，兄弟二人辗转逃离皇宫。后来，弟弟白黎被带回宫中，哥哥白岚则摔下了山崖，不知为何就被胜雪所救。

回到宫中的白黎，成了皇后董氏的眼中钉，恨不得除之而后快。

老皇帝在世时，有心庇护白黎，给他指了几门不错的婚事，希望这样做能挟制皇后，让她不敢对白黎下毒手。谁知老皇帝刚一蹬腿，成了太后的董氏就把白黎调离京城，派杀手一路追杀。

白岚就是为了保护白黎才中了杀手的毒箭，命悬一线，危在旦夕。

神医花飞雨说那是一种非常罕见的毒药，天下无药可解，唯一能延续他生命的办法就只有用至亲的血为其换血，而且必须在半年内把他体内的毒血全部换掉，可白黎拒绝为白岚换血。

“笑话，本王又没求他救我。”白黎嗤笑，手指挑起怀中美人的下巴，微眯起双眼享受地嗅着美人的体香。

“你若不是他弟弟，他又怎么会救你？”胜雪反驳。

“这本王怎么知道？要不然，你把他叫醒，问个清楚明白后，我们再继续聊？”白黎牵起美人的手，引来美人娇笑连连。

“他都已经快断气了！你让我怎么弄醒他？”胜雪气得胸口发痛。自从遇见白阎罗，她就没有气顺过。

“你看，你都说他要断气了，本王又为何要救他？”白黎手一转，原本靠在他怀里的美人就躺到他腿上，香肩半露，一时春光无限。



胜雪觉得自己根本无法跟他正常交流，在这里求他就是在浪费时间，于是转身就要走。

“这么快就放弃了？看来他在你心里也不过如此。”

胜雪停步，努力克制自己的怒气，回身道：“没错，白狐狸在我心里确实连屁都不如！但他的命是我救的，这辈子只有我才能决定他的生死！”

美人被胜雪的话逗笑，白黎也眉眼带笑，葱白玉指绕着美人的秀发，半真半假地说：“可阎王要他的命，你能跟阎王吵架去？”

“我……”胜雪又一口气堵在胸口，甩手负气道，“当我没来过这儿！”

“站住。”白黎直起身来，一改之前的调笑语气，“如果本王答应救他，你能为本王做什么？”

“只要不是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欺师灭祖、以身相许，剩下的事，只要你说得出，我天胜雪就一定做得到！”

“你的要求倒挺多。”白黎有些不高兴，前面三样还说得通，最后一样是什么意思？难道委身于他，是一件和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欺师灭祖同等的罪大恶极之事？

气过之后，他心底又升起淡淡的失落和忧伤。

她是白岚的未婚妻，也是他未来的嫂嫂，尽管她口口声声说不在乎白岚，她的坚持却暴露了她的真心——她愿意为白岚付出一切，做任何事。

“要求多怎么了？难道我要求多，你就提不出其他的要求？”胜雪用激将法。

“只怕你日后会后悔今日的要求。”白岚推开怀里的美人，命一旁的侍卫拿来一张羊皮卷，“把这画卷上的东西拿给本王，本王就救他。”

“一言为定！”

南礼国世代帝王在位三年后便开始为自己修建寿陵，北霖国地域多岩石沙砾，国人中能工巧匠不少。为改善两国关系，促进两国友谊，每任南礼国皇帝建寿陵时，北霖国都会送上数名能工巧匠当礼物。

白黎要胜雪隐藏在这些能工巧匠当中，混入南礼国建寿陵的地方，找一个叫文九日的人，将他身上的紫金白玉盒带回北霖。关于那紫金白玉盒的样子，就描绘在羊皮卷中。

婢女知画听闻胜雪的决定后担心不已，以往送去南礼国的能工巧匠都没能活着回来，大部分人死在了繁重的劳作中，就算最后命大活到寿陵建成，也会和其他建陵的人一起被陪葬，以免让外人知道寿陵的确切位置及结构。

“小姐，要不我们还是去求求黎王，让他换个交易条件吧。”知画提议。

“我宁愿去求一条狗，也不去求那白阎罗。”

“可这一趟，根本就是有去无回啊。”

胜雪“嘿嘿”一笑，揽住知画的肩膀，在她耳边低声说道：“你忘了，本小姐可是碧水山庄的大小姐。而我们碧水山庄又是何地？天下第一神偷都说他进得了皇宫，却进不去碧水山庄。”

知画还是有点迷茫，胜雪敲了下她的脑门，自信满满地说：“本小姐可是打出娘胎开始就学习机关布阵之术，区区一个寿陵又怎么可能关得住我？再说了，也许根本不用等到寿陵建好，我就已经拿到白阎罗要的东西，到时候，我们再用穿天遁地术消失个无影无踪，看他们还怎么抓我们陪葬。”

“可是小姐，知画还是好担心。要不我们飞鸽传书给庄主，让他派些师兄弟下山协助小姐？”

“不行！这事千万不能被我爹知道。白狐狸的不告而别已经惹恼了他，再被他知道我为救白狐狸而要去建寿陵，一定会先派人杀白狐狸，再将我掳回山庄。”

“可是小姐……”知画还是觉得自家小姐这次的决定太冒险。

“别可是可是了，帮我收拾些行李，我再去看看白狐狸。”

中了奇毒的白岚被放在黎王府地下的冰窖中，花飞雨说这样做可以减缓毒素在全身流通的速度。白阎罗许诺，只要她们坐上去南礼的马车，自己就会先放点血救白岚，之后每个月为他换一点血。如果胜雪无法在半年内带着他要的东西赶回来，他就会终止为白岚换血，任其自生自灭。

为保证冰窖内的温度，胜雪没有打开门进去，而是站在了铁门外。

“雪儿，你可有喜欢却没有得到的东西？等我求亲的那天，一定弄来当聘礼。”

“谁要你的聘礼！你这些年来吃穿住用都是花我的钱，哪里有银子买聘礼。”

“用银子买来的东西多没诚意。我要送你一样银子买不到，千金不换的好东西。”

“什么好东西？”



“洞房那天，你就知道了。”

“不行！必须告诉我！不说的话，我就让爹取消婚事！”

“其实，那千金不换的好东西，就是我的身和心……”

“臭狐狸，你可以去死啦！”

白岚的坏总是很温柔，会让人毫无抵抗力地沦陷。特别是当他对你微微一笑时，你会觉得一瞬间所有的花都绽放了般，整个世界都变得明亮而美好了。

有时候胜雪会想，她喜欢的究竟是他的容貌，还是他的坏，抑或是他唇角淡淡的

的笑。

白岚消失前还跟她逗趣聘礼的事情，但一夜之间，她就被他抛弃了。是因为听说了弟弟白黎身处险境的消息，所以他才连声招呼也没打就十万火急地离开了山庄吗？如果她没有找来，他会不会到死都不会告诉她，他的真实身份？

白狐狸，你究竟有没有信过我？在你心里，我究竟算什么？胜雪黯然地想。

等你醒了，如果不能给我一个满意的答案，我一定把你再踢回阎王面前，让他收了你。

胜雪默默地跟白岚告别后就决然地离开，经过院中的梨花树下，一阵风恰巧吹过，片片梨花似雨一样飘落下来。她伸手接住一片花瓣，雪白轻盈的梨花在阳光下显得格外耀眼无瑕。

她想起第一次站在梨花树下仰望白岚的场景。那时的她只有七岁，十一岁的白岚已经长成了翩翩少年。他悠然地躺在梨花树上，双手枕在脑后，一头乌黑的长发在半空中随风飘动，好像鸟的羽毛在胜雪的心口温柔地撩拨。明媚的阳光在绿叶和洁白的梨花间跳跃，他安静的侧脸美得让胜雪忘记了呼吸，不敢靠近。

繁花不语，万物屏息。从那天起，白岚的影子就再没从她心里离开过。

缓缓收拢手指，将花瓣握在掌心，胜雪暗自发誓，一定要尽快赶回来，带她的白狐狸回家，成亲！

马车队抵达南礼国的都城太京后，负责押送这次贺礼的使臣就入宫面圣去了。胜雪和知画还有其他二十位能工巧匠留在驿站内。大家心里都清楚，修建寿陵是有去无回的差事，无奈圣意难违，明知死路一条也只能硬着头皮走下去。

南行的路上大家都默不作声，气氛低迷。知画从其中几人的口中得知，他们中

有的是犯了法，被判了死刑的人；有的是罢了官，被流放的人；还有的是因为得罪了高官贵族，为保家人安全才不得不牺牲小我的人……总之，每个人都有不得已的苦衷。

北霖国的女子在石雕壁画方面颇有造诣，这次送来的二十二人中有人是女子，她们被分别安排在两间屋子里。

知画对于即将到来的未来很不安，围在胜雪身边不停地小声念叨：“小姐啊，趁现在还有机会，我们还是想办法逃吧。奴婢听那些守卫说，南礼国的人认为我们这些北霖人是奸细，一送去建寿陵的地方，就被各种压迫欺负，不但不给饭吃，连睡觉都要在又冷又潮的土坑里。小姐啊，你可是被从小疼到大的，哪吃过那种苦，我们还是别去了。”

“呵。”因为屋子小，同屋的阿梅听到后嗤笑了声，“痴人说梦！人都已经到了南礼，就算能逃出这驿站，又能藏在哪儿？”

阿梅将胜雪和知画上下打量了个遍：“更何况，我看你们也不是普通人家的女子，一定是家里什么人犯了事，你们为了保全家人才被迫来南礼的吧。若是这样，你们逃了，你们的家人就遭了殃。”

“是啊，我们这二十二个人哪个不是被逼无奈才来的。你们还是打消了不该有的念头，老老实实地听天由命吧。”同屋的桃姐走到桌子前，倒了杯茶一饮而尽。

知画还想说什么，被胜雪拉了回来：“两位姐姐说得没错，开弓没有回头箭，既来之，则安之。”

驿站的一个小兵送来晚餐，他一开门，喧闹的鼓乐声就跟着进到屋里来。

阿梅好奇地问小兵：“外面怎么这么热闹？”

“你们从北霖来，不知道今天是我们南礼的百花节吧……”小兵好心地说给大家，在百花节这一天，南礼所有未嫁的女子都可以不戴面纱出门，也可以不理宵禁，于是这一天就成了南礼所有男子最期待的日子，赏花的同时可以欣赏美人。

说到这里，小兵还催促她们快些吃，等会儿他收完碗筷才能去街上。

“今年恰逢太后五十岁生日，皇上特意准备了盛大的烟火表演，现在满太京的男女老少都在街上等着看呢。”



“还有烟火表演？”听到这个，胜雪就来了精神。

她是南礼人，知道这百花节的习俗，也知道相对于北霖人奔放的民风，南礼的女人就显得太拘谨。

在南礼，女子未出阁前不能被外人见到容貌，出门必须要戴面纱，而且还必须在日落前就回家。她七岁时，阿爹就请了嬷嬷来教她作为一个南礼女子该有的礼仪和规矩，可自小就散漫惯了的胜雪哪会听那嬷嬷的训话，没出三天就把老嬷嬷吓得连滚带爬地逃了，此后阿爹就再也没有请嬷嬷来，但这个教规矩礼仪的重任就落在了白岚那只臭狐狸肩上。

胜雪和白狐狸之间有个令她记忆深刻的故事，跟烟火表演有关，所以她又怎么会错过今晚呢？

“知画，走！”胜雪一拍桌子站起来。

“小姐，你想通啦？”知画欣喜地凑上前。

“想通你个大头鬼啊！小姐我要去街上看烟火。走！”说着，胜雪就已经大步迈出了屋。

驿站的守卫也没有阻拦她们，毕竟她们是北霖国送来的贺礼，就算她们有逃跑的念头，也难以逃出城去，一旦被抓住还会立马被砍头。

送饭来的小兵同情地看着主仆两人离去的背影，叹息道：“去吧，去吧，这或许是她们在这世上最后一次看到烟火表演了。”

阿梅和桃姐看了看彼此，也起身走出驿站。

一来到街上，胜雪和知画就陷入一片五光十色的景色之中。

到底是南礼的都城，放眼望去到处是绿瓦红墙，飞檐斗拱。茶楼、酒馆、当铺、作坊……街道上人流如潮，阁楼上挂满了各式各样的灯笼，花团锦簇下一番泱泱盛世的美景。

胜雪带着知画在人群中穿梭，时而小跑去看杂耍的艺人，时而快步去追卖糖人的老伯。在南礼，女子当笑不露齿、行不回头、幽娴贞静、动静有法，像胜雪这样大步流星、左顾右盼的行走方式，相对于其他女子的莲步轻移、款步姗姗，便是异类了。

“小姐，慢点！慢点！”知画在后面气喘吁吁地追着，很快就在人潮中失去了胜雪的踪影。

当胜雪发现知画不在自己身后时，已经走过了好几条街巷。想到这里治安最好的太京，胜雪也不急着找人，一个人悠闲自在地继续逛着，等着盛大的烟火表演开始。

“老伯，给我两串。”路过糖葫芦摊的胜雪买了两串，一手一串地拿着吃。

从街尾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一辆马车从城门处疾驰而来。

太京的街道修得平整宽阔，平时可以并行两辆马车，但今晚这样一个热闹的节日，全太京的老百姓都涌上街头，一辆马车行驶其中已很艰难，可驾车人却丝毫没有要减速慢行的意思。

那是辆非常奢华的马车，车顶雕龙刻凤，檐角悬挂白玉铃铛，金色的丝绸从车顶垂下遮住大半个车身，虽无法窥探到坐在马车里的人，却又仿佛能看到里面的主人正舒适地卧在宽大的软榻上。

一看就是目无王法的非富即贵之人出行。

本来呢，胜雪也不想去招惹这辆马车的主人，可谁让他的马车惊了路边一个表演杂耍的人，表演杂耍的人手一松，鸽子从笼子里飞了出来，好巧不巧地飞过胜雪的头顶，还非常“慷慨”地在一串糖葫芦上留下一泡白色的鸟粪，以示“到此一游，留作纪念”。

胜雪顿觉恶心又愤怒，于是在马车驶过她身边时，她抬起手臂，用藏在袖中的雪泣瞄准了马车的车轮，按动机关。

发射！

霎时间，疾驰中的马车就因突然脱落的车轮而出现严重倾斜，幸好驾车之人反应敏捷，及时从车上跳下，一手拖住马车，一手拉住缰绳，又惊又险地停了下来。

“主子，你没事吧？”驾车的人担忧地问着马车里的人。

“没事。”一道清冷的声音从马车内传出。

“车轮坏了，属下再去寻一辆新的来。”

“改步行。”一个气质不凡的男人从马车里走出来。



他的嘴唇很薄，看上去像是那种薄情寡义之人；可他的头发黑亮柔滑，看上去又有些多情的气质；他的眼眸深邃犀利，看上去城府很深；可他的左脸颊上却有一个深深的酒窝，这让他又显得有些可爱天真；一身素雅清淡的白衣却披着一件张扬鲜艳的大红披风……这个男人身上有太多矛盾点，却又完美地融合于一身。

自小就对着白岚那张祸国殃民的脸，再美的男色在胜雪眼里也就如她一日三餐吃的大米饭，毫无新鲜感。可这个男人却因其身上的诸多矛盾点，成功地让胜雪一眼就记住了。

“这次算你走运。”教训完驾车人的胜雪小声嘀咕了句就准备离开。

袖中的雪泣是她伟大而自信的发明，轻巧而精致的雪泣如臂环套在手臂上，一共有三个环，每个环里存放不同规格的暗器，刚刚她启动的一环里存放着威力巨大的小钢珠。胜雪就是用那钢珠打掉车轮上的轱，也就是插在轴端孔内的小铁棍，本想掉了车轮的马车会摔个人仰马翻，没想到驾车之人会武功，硬是以一人之力化解了危机。

“主子，这轮子是有人故意破坏的！”

胜雪没走出两步远，就听那驾车人惊呼了句，从怀里拿出一个哨子吹响。

一群黑衣人从天而降地出现在街上，一个个拎着刀，从四面八方这里跑来，眨眼间就把马车附近都围了起来。

人群骚乱了，大家对于这样突如其来的变化都非常恐慌，有人试图闯过黑衣人的包围圈，却被一刀砍死，当场血溅街头。

见出了人命，剩下的人就更恐惧了，大家不敢再贸然行动，默默退了回来。

“所有人都不许动，等排查完是谁放的暗器，才能离开。”驾车人发号施令道。在街道两边腾出两间屋子，包围圈里的人按男女之别被陆续赶进屋子里接受检查。

胜雪暗道一声“不妙”，不知道这次惹上了什么人，看架势就不好对付。

她悄悄拉下袖子，生怕被人发现手臂上的暗器后，自己会惨死街头。于是她不动声色地往后退，想把雪泣藏在没人注意的地方。不料，一个不注意就碰倒了身后的水果摊子，随着果子哗啦啦地倾倒在街上，胜雪也失去平衡，仰倒在地上。

真是一头栽在煤堆里——霉到顶了。

一时间，倒地的胜雪成了所有人关注的焦点，一道人影朝她飞了过来。

洁白的衣衫像月光下绽放的雪莲般摇曳生姿，身后扬起的红色披风却像一团火一样朝胜雪逼近。

不好，暴露了！胜雪一个鲤鱼打挺跳起来，顾不上拍打衣服上的灰尘就准备一头钻进人群里藏匿起来。

那人的动作还是比她快一步。

“你是谁？”原来坐在马车里的那人抓住她，目光像是能刺穿一切。他在胜雪的脸上探寻着什么，一种巨大的压迫感让胜雪本能地心跳加速。

“男女授受不亲，还请公子高抬贵手。”胜雪故作镇定地说着，试图抽回自己的手。

要命了！被他抓住的那只手上就戴着雪泣啊！他只要再往上抓一寸，就能察觉出来。

那人像是没听见胜雪说什么般，更紧地握住她的手臂，急切地又一次逼问：

“说，你叫什么名字？”

胜雪紧张地盯着这个男人，被他凌厉的眼神震慑得喉咙发紧，但她并没有胆怯，反而挤出两滴眼泪在眼眶里打着转，楚楚可怜地说：“公子为何要如此轻薄奴家？奴家不过是一个普通人家的姑娘，今夜之事若传了出去，奴家以后还怎么嫁人，怎么有脸活着啊？”

说着说着，胜雪就低头掩面，伤心委屈地哭了起来。

周围的人见这情景都窃窃私语，对男人指指点点。

在南礼，正经人家的女子是绝不能在大庭广众之下和男子发生如此肢体接触的。

“主子……”驾车的护卫走过来，像是要劝说什么。

“都滚！”冷硬的两个字让这个护卫立马明白了主子的心思。他遣散了之前被围起来的所有可疑人，封锁了四周的街道，只余他的主子和心惊胆战的胜雪。

形势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折，胜雪以为自己偷袭的秘密被识破，于是也不再假装，抬起头，收起自己的演技，变了一张脸。

“你打算抓我到什么时候？”胜雪没好气地说，“我可是北霖国送给你们皇帝



建寿陵的能工巧匠，把我这只手弄坏了，你十个脑袋也不够砍！”

胜雪认定就算这个男人有什么背景，也不敢在如此众目睽睽之下杀了要给皇帝建寿陵的人。

她的变化引起了他的兴趣，他微眯起狭长的凤眼，狐疑地打量她。

胜雪被看得浑身不自在：“喂！你到底有没有听到我在说什么？我是给你们皇帝的贺礼！是贺礼懂吗？”

“就算是贺礼也该有名字。告诉我，你叫什么？”他执拗地要着答案，目光凛冽。

“你总是问我的名字，那你叫什么？”不知道为什么，胜雪就是不想告诉他，“回答啊！你连自己叫什么都没胆子说吗？”

胜雪逼问着，心想就算今天没办法收拾他，日后也要找上门去报今日之仇！

他攥紧她的手腕，猛地将她拉近，俯视着惊慌失措的她，薄唇轻启，淡淡地说了两个字：“玄楚。”

“好你个玄楚，你……”挣扎中的胜雪忽然停下来，难以置信地看着男人问，“你就是南礼国的皇帝玄楚？”

玄楚一眨不眨地看着天胜雪，既没有摇头也没有点头，在等待她接下来的反应。

十五岁带兵平定边疆战乱，十六岁治理洪水安置难民，十七岁登基为皇处理朝政，在位三年来不但削藩废旧制，更解决了南礼国历史上外戚干权的问题，把皇权真正地掌握在皇帝一人手中，是南礼国百姓心中最能干的皇帝，也是大臣心中最冷血无情的玄天大帝。

天胜雪虽极少离开山庄，但对这些事情还是略有耳闻。

“就算你是皇帝又怎样？横行霸道、轻薄无礼、草菅人命，这哪一项是个仁善贤明的皇帝会做的？什么‘玄天大帝，威仪天下’，在我看来，根本就是个大痞流氓、暴徒无赖！放开我！”胜雪破口大骂。

她深知这次招惹了不该招惹的人，必死无疑，但她的性格不允许她此时低头求饶、摇尾乞怜，于是就像刺猬一样竖起全身的利刺。即便要死，也要死得壮烈。

“你不怕朕？”玄楚问，声音冰冷。

“要杀就杀，我天胜雪绝不皱一下眉头！”

她叫天胜雪，不是虹……玄楚心下黯然，虽然和她对视的第一眼，他就清楚眼前这个女人不是虹，但在看到这张跟虹一模一样的脸后，内心还是忍不住升起一种希望。

“朕不会杀你，因为你，”玄楚凝视着胜雪，抚摸着她的脸，喃喃地说，“长得太像她……”

玄楚微凉的指腹落在胜雪的脸上，她的心像被冻结般倏然停止了跳动。

失控只持续了短短几秒，之后她瞅准时机启动了袖中藏着的雪泣。

一粒钢珠喷射而出，瞬间就没人玄楚的左肩，他身体一弓，松开胜雪，白衣上开出一朵妖艳而刺眼的红花。

胜雪拔腿就跑，可腰间一紧，玄楚竟甩出一根长鞭拴住了她。

“皇上——”护卫看到了玄楚身上的伤，冲过来一刀砍向胜雪。

“住手！”玄楚大喝。

锋利的刀刃从胜雪的肩膀快速掠过，削掉了她的一缕秀发。

胜雪呆立在原地，看着那断掉的发丝像枯叶般缓缓落在地面上，脑子里空白一片。

差一点，差一点被砍掉的就是我的脑袋了……

“属下保护不周，请皇上赐罪！”护卫跪在地上求罚。

玄楚冲他摆摆手，不以为然地说：“起。”

“谢皇上。”护卫起身后又挥刀架在胜雪的脖子上，杀气腾腾地逼问，“是谁指使你来刺杀皇上的？”

“没人指使。”胜雪头一仰，视死如归地答。

话音刚落，玄楚手里的鞭子又抽向胜雪，胜雪本能地抬起手臂挡脸，却并没有感到疼痛发生，只觉臂上一凉，还没反应过来，雪泣就飞到了玄楚手中。

“这便是你伤朕的小玩意？”玄楚饶有兴致地看着手里的东西。

“别看不起我的雪泣，它可以轻而易举地要你的命。”

雪泣可是胜雪非常得意的设计，不允许有人如此轻视它。

“皇上，将这女人交与属下，属下一定从她嘴里问出谁是幕后指使者。”护卫认为，皇上刚才阻止他杀了这女人的原因，是为了查出幕后指使者。